野處集　二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野處集卷一

元 邵亨貞 撰

行狀

先考故嘉議大夫邵武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汪公行狀

曾祖諱某翰林太醫皇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護軍追封平陽郡侯妣趙氏平陽

郡夫人

祖吉皇任登仕郎建德路壽昌縣尹贈資善大夫太醫院使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徐氏平陽郡夫人

父斌皇任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太醫院使贈榮禄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徽國公妣陸氏徽國夫人

公諱從善字國良姓汪氏五季時有自歙之黄墩徙婺

源還珠者子孫家焉為江左著姓宋建炎紹興間翰林
學士藻名顯一時故歙之汪至今蕃衍宋末分派來杭
之新城世以醫官入仕至徽國公斌始刻意習舉子業
學射御法慨然以功業自許宋亡乃復從醫術國朝克
江南行省署為官醫至元廿三年世祖皇帝徵天下賢
才御史以徽國應詔名見奏對稱旨切脉奇中用藥立
効即日拜太醫院官出入四朝多獻進治道及民間得
失凡醫家所謂五運六氣與政事歲相符合者無不備

陳故雖以醫進而黙能裨益政治累遷至昭文館大學
士太醫院使實生公馬公生而秀穎不與凡子類十餘
歲時見其父出入宮闕一日請得觀上居處徽國弗許
十三歲始命公奉芍藥芽及香藥一器入見便殿世祖
皇帝使免冠而相之點首許可以手撫公額顧徽國曰
卿有子矣使學文術後當遠大徽國頓首謝故公舍家
學而業儒世祖命也授尚書於三山益齋周先生某之
門長師天台山齋柯先生謙益通經史百家時科舉法

未行弗得以儒進大德元年宰執托音納公李公邦寧穆爾奇公等以公入見行宮成宗皇帝有旨命公入舒庫爾齊班尚冠服由是日在上左右夙夜執事無缺失者公聰敏絶人凡省臺卿監奏事無不畢記奏已上或有所可否欲更張之問公某日某臣奏某事其辭云何公對如奏語無所遺誤故上雖頃刻必使公侍公膂力善騎射上每田獵及巡幸上都必命公親從上時涉歷險阻或風雪陵轢馬顛逸不調公必力捍衛使無虞上嘗

蒐柳林經再宿未返議明日復獵公因諫曰夫獵禽獸為薦宗廟也今所獲已倍常數且春蒐弗取牝孕先王所以重生育也臣請車駕還宮上即命檢閱所獲多寡有司奏數過多上因命公宣旨罷獵大德六年由近侍進秩奉訓大夫典瑞監丞雖拜官供職猶朝夕在上左右如近侍時乘間奏曰臣向近侍得朝夕奉宸御今既受職則有司存臣豈不知陛下眷顧之隆猶恐官謗之速也弗聽大德十一年上不懌詔徵御寶入內未幾上

崩儲貳未立武宗皇帝時總戎朔方仁宗皇帝以太弟
先入居東宮太后垂簾宗室未附公語諸同寅曰今大
行未即山陵嗣君未至御寶國之神器不宜久留中宮
萬一盜賊竊發若社稷何衆論議不決公曰今此莫若
先奉璽東宮以俟即位是夜公及同僚五人舁寶至東
宮門仁宗曰卿等忠孝使我有此神器者誰其始之衆
應曰汪從善實始謀之仁宗曰天實福我神器卿等社
稷臣也皇帝旦夕即位當加德賞矣武宗入正大統即

位之日下詔天下公抱璽立上側大監奇哩克台用璽弗稱仁宗顧公使用璽公從容搢笏持金盤調朱用璽如法上與仁宗皆大悅一時咸稱男子至大二年以恩賞賜四品服陞中順大夫宣德府知府兼管本州諸軍奧魯會徽國疾公以侍親辭尋有旨改典瑞監為典瑞院宰臣奏除新院官名上曰曩朕即位時監丞汪從善用璽甚稱可特除判官即日遷典瑞院判官散官如故蓋上親擢也會院以例革而徽國疾復不已公又以侍

親辭不仕上初不聽集賢學士李公邦寧侍御史雅爾鼐公等為請乃得旨奉養遂閉門侍奉藥饍必親上日遣中使問疾慰諭絡繹且冀徽國疾有損而公復出仕也徽國竟不起至大四年十二月薨於大都之賜第制贈從一品秩公與母夫人護喪歸葬江南臨安縣服闋延祐元年除龍興路富州尹兼勸農事二年到任民有巨室訟宗族爭財者連引無服親屬至數十人前尹累歲不決公至數日吏以案進民亦聚訴庭下公省案得其

要即命吏畫紙作五服圖俾無服者皆不得分財其有服者聚分如律一州大服民有殺人者官久不得其情連坐者十有七人公悉縱之衆莫測所向未幾殺人者果得蓋縱者感悅而物色得之也延祐三年太保庫春公邁珠國公學士李公邦寧同被旨于承殿俾中書徵公入朝時公在任使者授命公即日馳驛至京九月庫春等以公見仁宗皇帝於白塔寺勑中書議署公朝闕公以母老力請補外以便奉養屢請弗許丞相哈克繖公

平章阿巴哈雅公參議欽察公嘉公孝誠一日奏事便
殿公適在上側因為公請始得命外補四年十二月特
旨除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仍命提調普慶寺錢糧六
年到任松江濵海為郡郡統華亭上海二縣華亭厥田
下下而厥賦上上春夏之閒水至則不受種藝秋水則
縠且不實公始以為憂即戒縣官築堤防水其年秋大
熟城西南有晉陸瑁魚池舊為屋其上曰西湖書院歲
久不修且壞公即命用工弘其前規又設掌祠守之七

年夏大旱苗盡槁公親走羣望用幣詰朝大雨境内皆足歲又大熟秩滿毋夫人樂其鄉尊鱸因卜居城南以稱毋意焉泰定元年宰相奏公為南康郡大修白鹿洞書院洞自朱文公為守時正其山園疆界歲久鄉民寺僧掩為已有公親往訪問盡得文公所刻界址字於石上及澗水中民僧率服疆界如初洞有大松數百萬計無賴軍士每芻蕘焉院莫敢與爭山長樂杞以聞公捕樵者未責以罪遽命齋廚飯之食已始諭以移牒軍府

治罪衆感激乞就公受罪公與之約法而舍之皆拜謝去迄今洞無樵爨又重廣文公祠宇院既訖工公乃大書牓曰天下大書院至今過者指之曰此吾汪使君績也天歷元年冬詔江南諸道兵入京師宿衞時天下太平日久民生不識兵革諸將沿禄軍士多失訓練公謂萬户陳某曰汝世將家有力行伍必齊乃士卒無若他郡失伍也時陳以公文官不省武事即以兵法難公幸公謝不能則專之矣公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因為之條

列古今兵法及古今用兵得失陳遜謝不及由是一切
訪公乃行是歲江西諸郡兵皆無若南康用命者江西
兵多假道南康以渡江所至抄掠鄰境戒嚴公即移牒
鄰郡禁止翼日亭長以鄰兵假道聞公單騎往撫諭責
以行師失律且曰兵法剽掠民財子女者斬入境犯律
者吾直斬之無貸衆畏服無敢動者公又出官錢命星
子縣官聚落星湖漁舟民舟數百艘渡鄰兵於江北助
其貲糧扉屨用是秋毫無犯一郡安堵郡造兵器公親

為指畫舊式以教匠必如法始用非若他郡文具守南康五年始得代歸民遮道輓留父老皆太息泣下元統元年拜嘉議大夫郎武路總管内勸農事二年到郡五府官分道録囚民有被讐殺父者其子丁某投狀光澤縣從斷遣丁弗忍潛殺讐以報復自投于縣繫獄且數歲矣案成罪當大辟公曰人告殺父而官弗為直為人子者義不共戴天能自殺讐以報義也不逃其罪而歸之有司不敢廢法也殺人而從斷遣是廢法不用矣自

投有司請罪則置之極刑是又出於法外矣由是觀之是官廢法而此囚反不廢法也五府官初未之信公對如初曰使汪從善為郡此囚終無死理上官咸悅卒從公議民遂得不死於是郡獄悉聽公處決不復可否囚始擬死罪賴公全活者十餘人公語同僚曰吾非苟活民命以要譽也必也無可死之實則活之若苟活則彼嘗被因害者豈不寃乎憲司有獄多命公鞫之公按問以律罪無枉者閩民頑愎公一切繩之以法巨室驕擾

鄉民者數家凡民家山園陂池租庸子女唯其所欲茍
有吝色必讎之至死地甚者一家被害公捕其尤者一
二斷罪餘皆屏息鄉民吳某以負官租為縣官榜掠赴
郡誣縣官受賕公曰自吾為是邦縣官無取賕者詰之
辭果屈約明日逮縣官對曲直民懼宵遁里胥有不能
於縣官者教之使投牒憲司憲曰是必郡縣相表裏耳
民因併誣公與達魯花赤且吉公俱取賕縱已故一時
皆受逮公曰吾為郡且二年邦人皆有以知吾心矣今

直縣官而受逮雖得罪亦庸何傷遂俱詣憲憲讓以縱縣官害民取賕縱罪公曰縣徵租縣職也民負租民罪也縣罪之法也民誣其上詰之而辭廢郡直也約逮縣官對曲直不茍罪民也曷謂縱縣官害民乎情偽已見民懼罪以逃又曷謂取賕縱罪憲不復能詰然猶留公等不遣既數日會徽國夫人薨於郡署遂丁憂離職時至元二年十月也明年奉喪歸臨安穿徽國壙而合葬焉終喪還居松江以著書自晦嘗曰吾一門受國家厚

恩未能報萬一吾早歲涉歷風霜今年踰六十筋力衰
謝倍於常人雖強出仕亦弗堪奔走與其弗事事而尸
居竊禄是重吾過也迺葺田廬以老焉閉門謝客以家
藏舊書教其子孫至正元年山浙行省宰臣以公年未
及致仕不宜早謝民事移檄中書起公視事公又謝不
堪省臣卒以公名進命未下而公病矣公每典州郡必
首修學校以作養人材為先務手點六經四書教鄉校
子弟使廣其傳公博學而文讀書必先經史醫書次之

凡冠婚喪祭陰陽術數天文地理釋老之學皆極其妙嘗見相山為墓者曰是後子孫當得某疾卜日行師者曰是日當蹶領將已而皆果然晚年益究性理叅求周邵程朱心法故得見大意馬公貌狀魁梧氣宇落落望之若中原遺老性剛介不務細行常面折人過而退無言有為不善者必相戒曰是勿使吾汪使君知也始從徽國在先帝時賜予甚厚既仕得禄每分贍宗族以彰君賜無少吝色以故晚年無儲蓄自奉菲薄處之恬然

公先世事宋多識前代典故壯年出入宮掖尤知國朝禮又敏於言每被顧問奏對唯謹與公卿大夫同僚議事必稽經史按法律平居好客日未旰戶外之屨滿矣客不來則不樂談笑亹亹終日不倦公有姊孀寡守節不可奪公事之如母養之終公之身焉嘗招泰州人王公知本教授於家歿公為營喪葬盡禮使諸子為服心喪王無子命其姪為之後復資兩室之又嫁其孤姪女邦人為歌詩以頌公德至今人能言之公所著書有通

鑑地理志二十卷地理考異六卷生意齋筆録三十五
卷讀書記十卷中朝紀聞若干卷博愛堂家藏方論若
干卷餘未竟集者又數四公又長於書法凡鍾王以下
靡不究晚年書益有名力學益不衰至正二年秋忽
感痁疾既又腹疾疾革以後事屬其弟從道八月七日
丙午卒于松江里第正寢家無長物琴書祭器而已公
生於至元十六年十二月四日春秋六十四夫人燕山
隋氏太醫院使有之女繼吳郡蔡氏皆先卒子男五人

曰譙娶魯郡徐氏曰繼祖曰泰曰晉曰渙女五人曰財
適華亭夏日起曰佳曰現曰普曰遵皆在室孫男一人
曰觀寶女一人曰觀奴經營公之喪者弟從道從禮甥
沈元復故吏張俊也從道等與諸孤謀以其年冬十一
月十六日甲申葬公於杭州臨安縣鳳亭鄉海塢山之
原從徽國之兆以二夫人祔焉治命也嗚呼公事親盡
孝事君盡忠居官而官事治在家而家事理夫君臣相遭
於明時而能有為如此其嘉言善行固當有以傳世也

使天假之以年則其仁愛及物而功業在朝廷之上者又何如哉亨貞自童稚時獲游公之門比弱冠而公妻以甥女於今計廿餘年矣平日行己立身之方得於公者為最多公沒謙等屬以行實曰先君子平生履歷知之詳者莫若子子其為狀遂不辭而録其大節以備國史採擇併求當代立言君子銘其不朽謹狀

故忠翊校尉徽杭等處搉茶提舉唐公行狀

曾祖元忠妣趙氏

祖信妣孫氏

父文洪妣沈氏

公諱昱字仲明姓唐氏世居雲間之海隅鄉祖父皆晦跡爲鄉里老成人公幼有志氣不與羣兒類知有向上事業不爲同流合汙之行及長能卓然樹立思有以顯其親凡所趨向皆勇於慕義進善度量倜儻表裏如一善治生理凡祖父産業悉充廣之十倍舊制然輕財好予周貧賑急奉上字下惟視吾力無少吝色尤厚於宗

族敬愛無弛禮事父母孝待子弟嚴於鄉黨之賢者長者皆推誠而親敬之咸得其歡心故遠近悉稱其賢謂盡親仁善鄰之道焉至順元年郡境大飢公慨然捐廪粟二千五百石以賑施貧民一境賴以全活者甚衆有司具其事聞於朝朝臣奉詔議以八品恩例賞之授進義副尉浙西表部場司丞在任四年有餘鹽課每歲報最公心制事户不煩擾視他場為優上司咸稱其能元統元年改授保義副尉江西蘆潭批驗所提領到任益

廉謹稱職無廢事至元元年以年滿七秩乞致仕長官
以公筋力未衰曲意稽留不聽而公意不敢違朝廷通
例懇辭切至長官卒不能奪其志翩然賦歸營菟裘而
老焉有司復疏其事以請朝廷頒恩例賜七品秩忠翊
校尉徽杭等處摧茶副提舉朱衣象笏以榮其老公自
以平生無仕進志一旦被國恩若是每拳拳思盡奉公
之心以稱報效既歸故園悉以田園家事付諸子益延
名師教諸孫以禮義暇日則為園池植花竹以自娛肩

輿往來田野閭置酒肴名朋友親戚歡笑殆無虛日鄉里榮之有餘力則營建橋道凡若干所平生事佛尤謹甞親詣四明補怛迦山感大士現像其於佛剎力所創建者若同郡瀫山寺大雄殿寳塔經閣及諸像設廡宇也所施予者若杭之靈隱寺則粟百石瀫山則千石吳之開元寺則錢二千五百緡洪之上藍寺則五千緡又甞為飲食以供萬僧其他不可以數計者尤多也至順庚午發帑財以施飢民為饘粥以食老弱凡閱數月乃

已此皆出於中心推恕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郡邑長
官聞公之賢咸願與之交不以民曹視公公亦樂與周
旋不倦自致仕歸則杜門不出矣及今子孫五世同居
平日嘗以自己少年勤苦訓之故皆能克家幹蠱以承
公志也公生於宋景定甲子三月九日顏貌粹然以和
老而彌健至正癸巳自春以來始羸瘦不良於行危坐
終日食飲言笑不廢也至秋則氣息奄奄澌盡弗任矣
八月十有七日二子諸孫問起居猶能呼其名至夜分

乃逝壽考九十娶臨安俞氏繼澱湖郘氏皆先公以歿子男四人長俊卿娶上洋張氏早歿次俊民娶雲間金氏次俊賢娶同邑張氏次俊良娶澱湖陳氏亦早歿女五人適郘聲甫任宗遠何士淵俞忠張子才孫男九人世昌世世榮世安世忠世能世才世華世贇世彰女二人適俞國才凌居仁曽孫男十有三人女十有二人玄孫男二人俊民等卜是年九月二日丙寅奉柩火葬於壽寧菴先塋從治命也嗚呼公生時能自異於衆立身起

家以光前人報國以忠理家以法處族以和居鄉以慎
教子孫以禮義老而康寧歿乃委順以壽考終其身而
子孫皆能承其志不墜其業可謂鄉之善士時之全人
也襄奉日嚴諸孤以行述為請庸摭其梗槩以求當代
立言君子銘其不朽云謹狀

元故建德路淳安縣儒學教諭曹公行狀

公諱慶孫字繼善姓曹氏上世溫之許峯右族世稱三
王以神明顯唐宋間者鼻祖也八世祖諱景修分派秀

之華亭文欽里代為文家曾祖諱澤之宋秉義郎户部
犒賞所差監硤石酒庫祖諱應符宋迪功郎衢州司户
叅軍父諱榮老宋宣教郎公之系實嚴陵邵氏子本生
父宋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諱桂子處州娶司户公女
曹氏而生公公葢曹氏出也宣教公早世秉義府君命
公後其舅氏公雖外繼而幼養於處州公克世家學明
書經生於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七月二十四日初仕平
江路吳縣儒學教諭再調建德路淳安縣儒學教諭皆

得士論年甫四十輒無仕進意日以經史諸書陶情悅
志得古人嘉言善行輒書之片楮揭坐右踰月則滿壁
又徹而更之躬自踐履至熟之乃已公田廬不迨中人
家取給伏臘不求贏餘惟於祭祀必考求古禮躬自營
修務為精潔不以豐凶而有所過不及誠敬嚴肅衆人
所難公既為人後為繼高祖之小宗益自闕虔恪以宗
祧為重上世墳營之可考者尤加封樹先世銘表之未
刻者悉求名筆以識不朽復著墓祭禮沿革之以為常

式力教子弟訓以先世遺法俾毋墜家業於魏晉書法素所嗜學早歲即擅書名未中年屏絶聲色若物外人築堂曰安雅居群書其間日夕莊誦嘯歌忘倦嘗曰吾平生無過於人者惟守吾聖門之學以行吾儒分内事雖不能紹先儒道統萬一然不以世俗名利為身累豈非陶靖節所謂不以心為形役韓退之所謂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者或可兾其遺意邪故翰林學士鄧公善之張公西巖虞公邵菴皆公所常考德問業安雅堂榜虞

公書也奎章博士柯公敬仲國子丞陳公衆仲儒學提
舉楊公廉夫皆嘗為之記晚年人皆以安雅先生稱之
公亦喜曰此吾平生所以自任若未死而人以謚我也
踵門求文者無虛月公所為文必造理義盡人情無誇
誕虛遠態不作鉤戟喉舌語一語一字必有來歷而意
度皆從已出故遠近咸願得之其所著古詩近體騷辭
記序銘狀箴訓雜文曰副墨者若干卷年益老而力學
益不衰晚年耳聰目明夜書細字又信意作小山水畫

幅殊有佳趣老而彌健葢有所養也嘗曰吾居華亭九峰谷水間是邦之望惟陸士衡兄弟為晉代文宗今其遺跡皆不可見能不感慨於千載之下暇日窮其讀書聽鶴之地遂買谷水東崑山陰構堂于上像二子以奠且築室其下輿到即命扁舟徜徉其間有司嘉其志嘗以聞於江浙行省馬公於宗族間尤善周旋奉上字下能竭智力少年事處州公克盡孝道中年奉叔雲西居竹二翁又能委曲承順事茍有不當者則犯顏直言必

揆諸理乃已公平生繼外氏而不以得其家貲為心人或以為迂勸公使求之公曰上世所以俾我為後者豈不以吾本宗世有賢人而利吾道義之澤為扶植計哉吾豈較是瑣瑣以違上世初志令族人所以沾丐文風向慕忠厚者豈非處州公有大造於茲耶由是鄉黨咸則之至若處兄弟子姪則導以詩書禮義教以恭敬輯睦歲時恒集鄉族長幼於家塾會講經義淑諸人者殆不少矣及其或以徭役為公累公雖知其無預亦弗違

其請至於家貲蕩析亦無幾微出於言面家無饒餘歲
又輟米以周貧族其有死者乃身先率衆以營其喪葬
尤篤於交道心常薄世俗以貧富為重輕遇事必尚古
人意氣乃已故江湖閭閻清議罔不加敬向慕咸以得識
公為足性至好客客至則觴咏歌笑竟日不厭解榻留
連不忍其去鄉里閭每有論議莫適處者賴公始決人
人得其歡心親朋燕集皆力致公得公始樂晚年嘗曰
吾本邵氏子利賴之者不為不多矣因考字書復名曰

絜以志不忘本也編修蘇公昌齡相知既久至正二十
一年二月廿又五日至公之鄉始獲晤對如舊相識方
接盃酒敘殷勤論議甫洽而公乃疾作矣二十六日質
明命二子曰吾弗可為矣汝曹能遵吾平日之行則吾
為不死矣言竟乃逝公娶檇李唐氏承務郎新州同知
諱世延之女先十歳卒子男二宗儒娶新安汪氏邵武
路總管諱從善之女宗臣娶龍江章氏蘭溪州知州諱
夢賢孫女女四適仙山施德溥嘉禾徐麟檇李唐璟會

稽趙琪皆儒家子孫男一子鎮女三皆幼是年三月廿
有二日宗儒等卜葬於華亭縣修竹鄉文欽里先塋之
側其佛廬曰集福公所履歷之跡此其大畧也然皆衆
所能道信聞遠邇者故書之而不佞

海隅唐氏先世事實狀

唐氏世居秀之華亭縣在宋季時以積善孝義聞于鄉
里然未始有顯者迨國初以來忠翊校尉昱始能自樹
立以大其家昱之父曰文洪文洪之父曰信皆敦朴勤

儉行無踰越初居華亭集賢鄉鳳凰山之陽上世丘墓咸在忠翊遷居海隅鄉横泖之陰前至元間朝以華亭之地置松江府裂其東半為上海縣而海隅屬焉今子孫遂為上海人族于是乎蕃衍矣忠翊生四子曰俊卿俊民俊賢俊良皆克紹家業善務生事俊卿蚤世有二子曰世昌世榮俊民俊賢尤長於繼述先志奉公字下無所缺失家益以振俊民生三子曰世安世能世才彬彬競爽始能相尚儒術從事師友以染濡禮義為悅俊

賢生三子曰世忠世華世賛俊良生一子曰世彰一時咸卓然自立五世同居男女數百指内外戢睦罔有間言自忠翊以下墳墓悉在海隅歲時祀事子孫各盡其力朋酒羔羊至於踈遠皆得還往殊不失古意世安有二子曰景熙景道世能一子曰景辰皆躬蹈士行朝奮夕勵叔出季處志遠大以振家聲事詩書以圖久遠忠翊字仲明幼有志氣不為同流合汙之行度量倜儻表裏如一其祖父基業初不踰中人家能自致力充廣倍

從舊制於鄉黨之賢者長者又能推誠親敬咸得其歡心故遠近皆賢之至順庚午歲郡大飢捐廩粟五千斛上之官以賑境内其所私賑尤更無算有司具聞於朝乃膺懋賞授浙西衣部塲司丞秩滿轉江西蘆潭批驗所提領俱以廉幹謹慎聞于上下上司嘉之待以優禮年垂七衮即丐致仕恩例賜七品秩授忠翊校尉徽杭等處推茶副提舉性輕財好施恒繕完佛老宫室勉其祝釐以報上德至順庚午辛未以後歲多歉澇屢發

財以濟飢困為饘粥以食疾疢皆樂於為不出勉強自
致仕歸杜門掃迹公私悉任子弟惟好善則至老彌篤
嘗曰此吾家法上世所由起家者也後人其可廢乎壽
九十乃逝俊民在父母時恂恂服弟子職孝弟著于鄉
譽及忠翊出仕家事一以息肩於是賓客喪祭凡夙所
為者咸加增飾揆諸禮度乃止其所未為者又能力致
以求備焉由是家庭間親親尊尊長幼秩然有序中外
藹然以和後仕至河南等處人匠提舉以殁俊賢嘗為

湖州路雜造局副使尤善幹蠱相其父兄服勤稽事應
役奉公服勞不憚苟遇繁劇則兄弟爭先禦侮故家道
日益優裕没身不衰二人皆體貌敦厖襟度慨慷不拘
細行見善必為不改父道其於修治津梁平易道路救
災卹隣又有踰於上世者事歷歷在人耳目世世安當為
内正司繡衲局大使在昆弟閒表表特異言行一致無
所外飾諸父既没慨然以門户宗族自任公私巨細必
身率先鄉里賴其捍衛咸稱其質直焉世能嘗為管民

提舉司照磨世才紹興路山陰縣丞世忠中政院宣使世華平江路嘉定州醫學正子孫至今愨守先訓其或家有不競者亦不廢禮忠翊之葬在其居之北二里佛廬曰壽寧院葢其生時俊民預為營卜壽藏以寓喜懼之志亦孝道之一事也從斯兆者人匠提舉繡衲局使凡三世夫婦悉在焉景熙景道每念先世成立之不易祖父負荷之維艱而未有著之金石以垂不朽者乃援老蘇氏譜亭故事以謂蘇氏古望族推而上之亦僅

得六世譜以識之則後人傳習不替今吾之族固起自閭里刱祖宗所積者長厚諸祖諸父以來皆力延名師以教禮義可謂有德有造於我後人矣今之繼以永久者豈非氣澤所被乎盍亦以是告於方來不可當吾世而不託諸縉紳以表墓田也乃推敘宗族存沒世次可知者得七世列之為圖稽其顛末告于父友郘亭貞求綴次成辭以為之按亭貞嘗識忠翊公之晚年自人匠提舉伯仲而下皆納交矣故亦粗知其槩嘉二子之請

乃不辭而書之以俟立言君子採擇焉至正五年十一

月　闕　日

墓誌銘

元故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廵檢曹君墓誌銘

君諱永字世長姓曹氏曹族温之瑞安許峰曹村上世

自宋建炎紹興間徙居秀之華亭縣修竹鄉今八九世

子孫蕃衍仕者率不過令丞曹屬然益讀書為行為士

大夫家君生大德七年九月二日父雲西處士名知白

隱德不仕為鄉里典刑知名江湖母夫人河內李氏有
賢行晚年事佛自號紫闕居士君性穎悟好學通舉子
業凡詩書六藝之文皆習而能之沈潛體究必造其理
尤力淹貫魏晉以來字書八法朋游以能書稱鑒古墨
蹟法帖到手輒次甲乙無失誤者行輩皆服其識有膂
力堪射御弱冠筮仕以蒙古字學進沿檄為溫州路瑞
安州學正秩滿陞授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巡檢未上
江浙行省宰臣賢其學問以宣使辟之領職且有日而

疾作矣至正八年九月十三日歿於錢塘旅舍春秋四
十有六妻同郡陸氏先一歲卒子男三騶虞早夭次於
菟幼彪孫男一女一其年冬十一月甲辰處士以君之
喪歸于其鄉之千山東原從陸氏骨而合葬焉從母夫
人之兆也嗚呼君之事業咸期以遠且大而遽止於斯
不稱其位也可哀也已銘曰　官無云卑道是先學必
以博約乃全四十强仕傷夭年有父歸骨名山川千載
不朽視斯鐫

祭文

祭曹雲翁文

維年月日外從孫某謹以家饌牲酒之奠祭於外從祖貞素先生之靈天之生公夫豈偶然乾坤之淸氣散在萬物公獨得其賦畀之全雖不能行道於斯世實有以追夫晉人之風度冣於柱下之玄玄高山流水光風霽月所以心領意會超於事物之表者又不啻濠梁之二子洛社之諸賢故公之聲名才德有以取重於朝野儀

表於鄉族者足以發前人之光烈抑又著為身後不朽之傳藐焉寔徵異姓諸孫半生相依於閭里者賴祖父之情好為肺腑之姻聯雖恒處於纍纍子姓之列公不以其年之幼穉獨能振拔以導前故凡獲親炙於公者非徒講翰墨論文藝與於觴詠游觀之事而已至於譚玄考古鉤深致遠靡不相資而造理每鑽研乎周孔而窮極乎羲軒故公之愛我也知之者莫不多公之識鑒其不知者亦不能退而無後言或隨時而有間時乎而

投杼者小人罔公以非道及其既久而昭雪公乃不愈於初者則又莫能奪夫胸中之天比歲旅食異縣奉公之日常少每引領翹企所以叩於蒼蒼者覬公之百年孰謂公厭世而長往恨不能起之於九原兹抆淚以永訣情莫究於萬千惟公之形神固不可得而復見而公之不死者在穹壤間其來歆乎几筵此予於公所以神交夢接於冥冥之中者豈人人之能識匪筆舌之可宣

野處集卷三

野處集卷四

元　邵亨貞　撰

啓

荅松江府學吴教授招赴教導啓

伏以家世為儒久在泮宫之屬籍聲名不齒謏蒙國士之見知幸已陪立館之榮顱乃辱貽書之辟旁無他援一出重言惟朝廷以學校為風化之原而列郡以師儒

任教養之職念籩豆有司之事苟非其人不行誦英才樂育之言尤知當務為急司課講之勞實為劇任故訓導之設例非冗員分半席以横經嘻其無識入大學則問道尤未易言公堂之遴選蓋難其人士論之依歸何有於我紛嘗求而莫獲蹇奚自而獨收如某者壯不如人學未聞道立身有志嘗粗讀於父書干禄無方亦謹修於人爵每感青年之去我殊傷造物之何心喬木連雲闕

陽其在望閑門如水悲今雨之不來雖傳家猶

有一經而負郭久無二頃顧習俗其不類幸氣節之獨存叩牛角以興歌徒成左計聽雞聲而起舞有媿平生與其徇時好而誦時文曷若師古人而行古道初不求新豐之識特未逢冀北之知自傷彈劒而哀常欲投袂而起雖屢荷諸公之汲引名在簿書竟不遭一士之品題政由貧窶分當自反詎敢效尤方明公職教之初政學者進趨之際凡在士林之彥一皆童子之師豈曰秦無乃自隗始師模盡善具存湖學之成規道統相傳厥

有考亭之故事兹蓋伏遇郡博翰相先生道方而事實德盛而禮恭有政事有文章允合前修之步武教詩書教禮樂實為當代之典刑回春風以吹嘘池藻之枯播生意以披拂陵莪之悴惟此三年之伊始行看百廢之具興設心急於見賢求士蓋以為國何圖狂斐亦與招徠某敢不益務進修庸荅知遇中規中矩末由修飾於常時不範不模更兼包荒於它日容趨賓席嗣稟教條謹奉啓以謝伏惟台慈俯賜鑒察不宣

答府庠諸儒合詞見招啓

伏以挾兎園冊粗堪為童子之師誦鵝林詩未易入諸侯之學猥辱褒嘉之太過重以教導而見推寵甚合辭載之儷語伏惟諸先生前輩雲間碩望泮水勝流博帶峩冠儼若會耆英於洛社雄文傑作宛其聚諸子於建安世稱此地之多才天寄斯文於諸老詎圖後學與見前賢幾載升堂每獲步趨於燕處一時推轂遽令傲兀於皐比實由將命之能遂犯好為之戒顧模範自知其不

稱而聲氣或得以相依居可事賢樂在知己待以國士
報以國士當勉竭於駑才知我春秋罪我春秋幸少優
於輿論尋當造謝憯具稟酬不宣

夏氏義塾釋奠請吳教授為獻官啓

里有家塾規模莫擬於前脩時維春丁誠敬粗嚴於祀
事各以其職斯可來祭苟非其人則不虛行敢干師席
之尊特任獻官之重共維某官洛黨道統漢官威儀侯
類橫經尚寶前人之諫簡魯庭觀樂猶傳季子之家風

官守遊聖人之門居處合君子所履敎亦多術祭則致
嚴躬伸尺素之忱仰屈文函之責午夜神靈來格顒瞻
齋明盛服之儀三年風化有成竚聽薦辟交章之起稟
聞膚滌延巽體裁

保陳景曾充齋長狀

嘗謂設庠序學校以明倫靡不切於教養順詩書禮樂
以造士將有待於徵求苟志鄉里之遺才殊負國家之
初意切見前松江府學教導陳某抱負儒行踐履義遂

往嘗分席於公堂人才輩出今復携書於舊隱衿佩景從人咸以遺佚不怨為高彼獨以恬退有道為樂此予之淹已久吾儕之咎何辭使之領袖於齋闕

友人答聘幣啓　陳杰高

愛子勿納於邪稔服擇師之有道明經將以致用素慙授業之無能有乖賓幕之閑重辱禮羅之致某人長才夙負輿論久推襟度海涵可謂一鄉之善士家聲斗起將期九世以同居固積德以如兹實流芳之伊始某謏

承家學囿歷世途三載誦鶚林詩粗嘗分席以講道半
生挾莬園冊何能抗顏而為師自緣投筆之未遑方擬
歸田之可遂昨首枉簪裾之過茲遠壓藻翰之貽聘幣
既先趨褎敢後剪燈聽夜雨行將解陳榻之懸開戶納
春風竚見受髙門之報控酬膚率統冀體裁

松江府學吳教授招全希言充訓導啓

闕

序闕入德之門闕詩書當選明經之士

重感頻年廢闕前列闕顧闕闕員匪長

才莫稱斯職共惟某人書通河洛名藹鄉閭鼓篋漢雍正擬負一經而起彈冠遼學慨然念三釡而歸絃歌列館下之英才禮貌備國中之矜式屈為教導允得師承如某者鋏硯無功寒氊未改不有識時之俊孰籌分教之方託在知心敢形薦墨頌鵷林之什相期振起於文聲歌鹿鳴之詩行見協和於友道虛席以待披襟勿辭敦請不虔委鑒是望

曹闕 永嘉闕 館啓

闕

夙慕韓公之闕　積雪每歆程子之

為師顧諸公之取友必端信若士之誨人不倦某人文

章敏手詩禮名家鴈蕩鍾英稟蜿蟺扶輿磅礴欝積之

氣韋編得趣明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心比閩鏖戰于

棘圍茲幸瞻承於芝宇欣奉姻聯之薦僭修聘幣之恭

石為媒溫為才夫豈前修之敢擬朝於嬰夕於側庶幾

稚子之有成率具申聞惠徼丙在

曹闕　永嘉闕　館啓

望子為賢素昧賨家義方之訓擇師授業當求湖學教
法之宗雖在灑掃應對之科必資切磋琢磨之益某人
書明墳典名藹鄉閭較藝浙闈文行久推於士論橫經
吳泮範模一正於子衿夙欽道義之所存僣為童蒙而
致懇倘沐文函之責實為圭竇之光瞻元龍百尺之居
或可陪於嘯咏續子建七步之句端有望於甄陶不腆
幣儀敬憑楮列申聞膚凟幸丐體澂

疏

重建三泖龍祠疏

往者神龍屢見三泖之滸皇慶年間鄉人立祠以奉其祀是後年穀胥熟水旱不作及凡有禱必應至元庚辰洚水為虐祠就傾圮棟宇榱桷殆無完者而神像無少缺落春來鄉人屢請年穀則雨暘益時禾黍益贍舊祠之廢詎可忽諸吾聞民者神之主吾鄉人固當相與落成以復其始由是書以為請

地之所載瀆為三洄波瀾水不在深要是群龍窟宅惟此方之旱澇實有職於神靈苟生民既賴其功在常祀必修其禮昔皇慶之所建立欲垂香火於將來迨至元之所漂流獨幸像儀之屹立是則神矣於何報之必土木丹堊之室以奠厥居則澗溪沼沚之薦皆有其所凡在同志盍相其工躍在淵見在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乂時暘肅時雨則民用章而穀用成毋作神羞各共爾事

松江府修館驛疏

本府館驛乃前宋縣治之别室至元年間始改今名故堂宇卑陋門廡湫隘及兹歷歲既久風雨漂揺遂成廢壞於延奉客使之禮實不稱焉今欲命工一新以備壯郡之制敢寓疏告諸樂施者幸相其成功焉

江城升府規模既備於侯藩驛館臨流制度未侔於鄰郡念昔人亦因陋就簡故此屋遂即舊為新歲月既深

棟宇欲撓舟車荐至每憂賓客之不安材木未完難責工師之勝任少借力於衰多益寡大有功於送往迎來公私之贊助可期輪奐之翬飛有日梅開谷水行將逢驛使於江南樓聳雲霄佇可望長安於日下當務為急有志竟成

練塘慧水菴注太平橋并井亭疏

練溪慧水菴東舊有太平橋駕于杭家潭之上後人嗣葺易名興福年來又復傾圮每欲

即其舊而易以新荐飢之餘未遑庸力也其菴之前又有井亭以便義汲今井雖存而亭則不復可見矣亭既廢井亦不汲久矣今皆擬復其前規使行者居者咸得其利於吾練溪實有惠焉然非衆力胥贊則不集事敢致疏以請同志者當首肯之

慧水菴前舊有濟人之義井杭家潭外久餘興福之危橋雖非千里遐觀亦是一鄉欠事頹井上亭臺已無遺

跡幸橋閒柱石尚在中流白鶴去家應想千年之華表銅餅失水猶存百丈之哀音儼有成規盍循故轍回土木重興之運在鄉黨博施之人茍能多助以相成立見二役之並舉輿梁横于波面行人無病涉之虞轆轤轉於檐間渴者有甘飲之樂期爾率職底于成功

慧水菴重建井亭疏 菴在吳之蘇臺鄉僧欲先建亭故又特作此疏

井有仁焉不竭性源之慧水室茍完矣等成眼底之空華頃因蘭若之不支久致轆轤之絶響梧桐月冷動秋

風絡緯之悲城郭人非起歲晚令感之感若能繼其志
述其事立見行者歌行者休在當人指顧之間為此屋
經營之計姑蘇城外寒山寺只須步驟前規揚子江心
第一泉更待招提舊話無庸渴想即異芳題

大悲菴疏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
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現大士一身從
地湧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儀容闕 光彩

照人誠異事也茲擬刱結一菴以為現佛之地凡諸善知識相與落成厥功乃千載願力其事實然非敢效齊諧志怪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甘露靈芝之兆瑞久矣況如大士者豈易得哉

佛身出世匪胎卵濕化以生成法性本空豈地水火風而假合睠此紫竹蒙林之異質宛其白衣滿相之全身初非人力可為尤幸肉眼能識千葉蓮平敷兩足不類

凡花六銖衣偏袒右肩了非塵服若優曇不苟生於此
土使蛤蜊莫專美於前朝合樹刹幢以傳勝迹倘有瓔
珞寶珠之法施即成水月栴檀之道場一佛出而千佛
證明大闡圓通化境象法行而正法應現同乘般若慈
航丕贊休徵克成善果

曹溪修竹鄉蓮華菴建圓通像疏

小菴昨承諸上善人結緣剙建而象教之設
尚未圓滿茲欲命工作大士湧辟敢再聞于

樂施之士

觸處是觀音示現何須幻境莊嚴衆生在塵世昏迷難把空門指點須是做模打樣直能弄假成真小菴蹊遲已成長者因緣未了要掬曹溪水注歸楊柳缾中好移修竹鄉變作栴檀林下七寶肯布施千眼便觀瞻丹青若向辟上粧成寶相即從空中湧出展開手段處直教泥土放毫光做得工夫時立見圓光真面目只此是意更莫外求

仙鶴觀修造䟽

本觀創於故宋紹興間勅名仙鶴東晉時他州舊額也及今三百年矣產入既不足用故屋室之圮毀者雖欲時葺而不可得頃年嘗以普度餘貲稍治門逕而屋室弊壞猶故吾也邇荷鄉之大族慨然有自效之心則興起有日矣克濟于成又不能無望於同志也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廢而有興時乎不可失

也
青牛出函谷久傳大道于西周仙鶴表琳宫曾續清名
於東晉睠此華亭之福地重於魯國之靈光爰念前修
肇開勝境隔斷人間風雨移来海上蓬壺洞門鎖而碧
窓寒絶稱仙翁㸃易蕙帳空而山人去屢煩隐士移文
久荒岧岧之寶臺曷降翩翩之帝駕若得揚州纏腰之
物當如華陽刻石而銘行將遊廣寒清虛佇可望遼城
華表霓旌下御應尋陸機宅畔之遺蹤皃舃来朝必繼

崔顥樓中之故事闕　與道合

蘆華菴䟽華亭有九山在城西又有三泖一百二十里在山之南菴在山水之間地名曹溪

卓錫曹溪得三泖九峯之勝乘蘆谷水企一華五葉之宗當此末法象教之時欲作頹波砥柱之障此盋勝事端合勇為雖茅把盋頭乃樓觀翬飛之始若羅紋結角須龍象蹴踏而来度百里以聚糧始岑樓於寸木若見托鉢便請䟽頭沂百二十里碧瑠璃觸目無非定水對

三十六陂紅菡萏全機總是心花約匡廬游祝華封壽

重建柘澤廟疏

海隅鄉之闤闠壯哉一境人烟柘澤廟之英靈儼爾百年香火神既司於此土功實被于生民水旱疾疫必資於禱祈鄰里鄉黨久嚴其祠祀殿堂圮毀鬼神在悔吝之鄉歲月循環土木有興衰之運合興義舉庶繼前功茍懷報效之誠曷異馨香之薦五日風十日雨無勞蹄盂道上之祈千斯倉萬斯箱會看桑柘影中之社

大古菴注鉢堂椅子疏

銅鉢候光陰得修藏游息之道丹爐運水火有抽添進退之功睠我雲堂凄其氷冷欲設修真坐具慚無挑藥行囊富家翁若有捨心方外士便可穿膝壺中春暖相期尋函谷青牛頂上花開會見跨遼陽白鶴笑談可辦居處不忘

華亭縣重建儀門疏

本縣自至正六年遺漏之時延燎儀門廊廡

至今未遑重建當職茲已謀於同官僚屬俱
各出備已俸以圖鼎新所費尚有未敷者故
具此意叩諸好事者云
城門有失每憐殃及於池魚華表不存空負歸來之遼
鶴睠此華亭之境壯侔赤縣之規豈料儀門遽成煨燼
晝閒單父謾傳舊習之琴春滿河陽曷稱新栽之樹茲
幸同寅之允協各捐已俸以相資慮有未敷預為後計
諗我邑中之好義期於日下以成功非三月莫敢聚糧

予十金便可徙木刦灰飛去千年之城郭依然夏屋落成百里之絃歌籍甚偉哉勸率行矣經營

牓

里巷圓通禳災壇牓

即心是佛末法像教不擇其時至誠感神明德馨香於斯可薦惟大士以慈悲為願力故凡民於災害而禱祈苟非積善之家必也臨事而懼令茲里巷大啓壇場金沙灘上因緣觸處不妨舉似毗也城中勝會還儂直下

承當雖福善禍淫乃天道之常而救災恤眚則仁人之
事何在恭敬禮拜而懇當盡齋戒沐浴之誠直得寶陀
羅山遍滿娑婆世界香華供養從教幻境莊嚴水月光
明便是真如現相一心回向千眼具瞻

曹　闕　妻水陸牓

莊子瓦盆歌固是達生之論樓至金山教信為度死之
門俾爾天人師建茲水陸會光陰五七嘆逝者之如斯
威儀三千賴緇門之有自加持遍現功德莊嚴甘露門

八面宏開博施濟衆光明幢九天垂下燭暗破幽冥途
咸獲津梁福利均沾葢壤碧天連水相期泛般若慈航
黄葉隨風俱往入涅槃徑路三乘顯化一性圓明

上海方廣寺僧薦師兄滿月堂水陸牓 九月十三日

天口方廣寺忽来顯化於塵寰金山水陸科曾度沈迷
於苦海惟兄弟篤友于之義仰人天開薦拔之門同袍
克贊其功勲亡者不昧於因果人世之光陰六十每憐
逝者如斯華藏之世界三千普願廓然無礙咸飽酥酡

品味同依般若光明凡有降於場壇悉當遵於戒律水
澄東海無非大地恩波月滿中天即是樂邦淨土加持
遍現 闕 登

監壇牓

天災儆衆塵寰莫逐於畢方玄教垂科盟簡聿飛於象
魏浴爾方域職在起居歷吉日以趨朝共俟鸞旂之駕
預齋明而布告夙嚴虎闕之兵掃妖氛以潛蹤回祥飈
而清道雲開閶闔凡誠徑達於九關 闕 圖 闕

魔無干犯律在奉行

醮詞

蒸溪鄰居禳火醮詞

至正丙闕歲十一月旦華亭城中遺漏延燎
幾二千家溪上衆建齋壇二晝夜以禳之

郡境被災忍向燎原之慘江村久旱預深曲突之虞合
鄰社之輿誠叩帝閽而虔籲伏念臣等久安里俗夙荷
天休比屋連牆粗獲一方之樂業耕田鑿井幸逢累歲

之豐登居安敢不慮危見過尤當自訟比望鬱攸之烖殊懷兢惕之心共秉蟻忱恭邀鶴馭庶盡酌水獻花之敬潛祈反風降雨之恩伏願洪造垂杆玄冥戒道陰陽順序大田有多稼之饒禮義成風按堵遂編氓之適

乾隆御覽之寶

野處集卷四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馮　堪